



钱为

1963年出生于江苏海安。1992年7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获学士学位，留校任教。2005年毕业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，获俄罗斯联邦雕塑称号、硕士学位。200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。现为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公共艺术系教授。

作品《森之乐》获江苏优秀美术作品奖，参加九届全国美展。作品《化妆》获2002中国北京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优秀作品奖。作品《诗与仙》参加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，组委会收藏。作品《冬至》获2014首届江苏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银奖。《蕉》获2014南京国际美术展铜奖。2016《作家》获首届江苏美术奖。

著有《追根溯源》《雕塑如是说》(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)，《泥塑技艺》(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)等专著。在《美术》《美术与设计》《艺术评论》以及《中国国家美术》等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数篇学术论文及作品。

人文之塑

文/陈昊

钱为在谈起自己钟爱的雕塑艺术时，很少套用当下时尚的艺术概念。他看起来其实更像是一个工匠，本真、质朴。而他的雕塑作品却将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情感袒露无遗：纵洒飘逸的诗仙李白，正气凛冽的屈原，执著的“本着思想而行动”的梁漱溟，才华横溢、孤傲刚直的傅雷，等等。这一个个塑像，不仅有刚柔相济的鲜明个性，还有含蓄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，无一例外，透着深厚的人文精神。

钱为，1963年出生于江苏海安。1992年7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，留校任教。2005年毕业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雕塑系，获俄罗斯联邦雕塑称号、硕士学位。2008年获博士学位。现为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公共艺术系教授。

2002年，中国北京举办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，在全世界征集了2万多个设计方案，于其中层层遴选出了46个方案，钱为的作品《红妆》获该艺术展优秀作品奖，与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雕塑作品一道，永久陈列于北京国际雕塑公园，成为中国首都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。

“我想做我喜欢的、景仰和敬佩

的文人”，因此，钱为先后完成了李白、屈原、曾国藩、梁漱溟、傅雷、莫言、木心、余秋雨等中国文人的塑像。

《离骚》是钱为极为用心的一件作品。他认为，屈原留给人类的是一座伟大而隽永的丰碑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屈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，从帝王到平民都难以忽视。百姓对他不求不拜，但是却以一个独特的节日来纪念他。

钱为认为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没有任何一组作品能像《离骚》那样，将个人情感、政治际遇、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，长歌当哭，自成天籁。历史上真正的诗人、文学家如刘安、司马迁、贾谊、李白、杜甫、柳宗元、辛弃疾、苏轼等皆厚爱屈原，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，融入诗文。杜甫在《天末怀李白》中写道：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应共冤魂语，投诗赠汨罗。

钱为塑造的屈原，低垂着眼帘，面部表情沉郁顿挫。格调清冷，风味高古，不近凡尘。背后竟然多了一对翅膀。钱为说，“屈原恪守‘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’，为理想与信念置生死于度外，他的精神是崇高的，我给他装上两只翅膀，意寓着他的投江

其实是灵魂的高度升华。”

《诗与仙》是钱为的又一力作，这是他早年列宾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。其大胆丰富的想象力，表现出了这位伟大诗仙的独特气质。钱为塑造的李白，潇洒飘逸，孤傲独行，目视远方，似穿过纷纷扰扰的尘世，穿过迷离的岁月，沉浸在氤氲诗意图中。钱为说：“我要塑造我心中的李白。”

钱为在雕塑上更注重的是情态、体态、动态的瞬间与永恒，着力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元素，如意蕴深厚、敦厚沉郁、静穆中和、大方醇正。

钱为塑造莫言，研读莫言作品，欣赏他高超的写作技巧，特别是他剖析自我的精神，并以此去挖掘人性中的善与恶、美与丑，从而为人类明辨是非提供参考和依据。也许这正是文学的价值所在。钱为塑造的莫言闭目凝神，“表现他那种琢磨、沉思，拿捏角儿的瞬间状态。”

塑中国文化名人像，犹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品格。正因为如此，钱为的雕塑作品不再是孤立的，而被赋予社会意义。



《圣母与圣子》

钱为雕像记

文/李立新

钱为，海安人也。善雕塑，兼丹青素描。初学于南艺，因喜塑像，又远赴俄罗斯，入列宾美术学院，追随M.K.阿涅库申，阿涅以普希金雕像闻名于世，为苏俄艺术一代之雄。钱拜其为师，摘取其法，又得其要，学成归国，服务南艺。

钱为好学有文，累以博士举，余以充当评审委员，因得相交。钱为为人，敦厚有大志，时人不能用其艺，钱为亦不屈以求合，伏居宁郊，专心于艺。

一日，钱为邀余赴其江宁工作室，时值春夏之交，钱宅苔藓盈阶，落花满径。才得坐定，汲山泉，拾松枝，煮茗啜之。钱兄讷于言，但与余相聊甚欢，闲聊后，兄引余室内，见八尺长《涅瓦河》作品，呈温润高雅之态，见之如见真美人也！无不动色。此作得阿涅指导，迥绝一代，可谓当代雕刻名作，然皆法古，具巴洛克之风，若欧罗巴人见之，亦能点赞，服其功力也。

钱兄工作室俨然一个雕刻博物馆。余见二尺高《成佛》，盘坐端庄，青铜铸造，取碗莲形底，自额起，面与身衣古铜纯色，无一杂染。其衣折如画，显超凡之美，平行U线宛如水漫一般，天竺之风犹存。

塑与画均贵有古意，若无古意，虽工无益。余自“六朝”雕刻中，赏其气势磅礴，故立于田野而神足，自“青州”佛像中，赏其丰健之躯，曼妙多式而新风立。而今人雕刻，则工于拟似，故形足神微，古人之势尽失。

钱为塑像，发古之巧，形态之拙，无奈古人焉，其取材手段亦多，心思不及，余见《高原》系列及大小数十件皆然。再如《诗与仙》，求神气于形似之外，取生意于形似之中。庄重律严，人鹤顾盼，诗人品格立显，自多妙处。此为钱为硕士毕业之作，荣获列宾美院众教头夸奖也。

正鉴赏中，只见钱兄手握团泥，让余坐定，谈笑间于木架上捏泥塑之，以手按拍。初不见余形，然余之喜、笑、思、情已布列心中。顷刻，不觉见之于手头，一会儿，得塑貌、物、情、钱为巧手妙意，洞然于中。又一会儿，余之拙态已现，可知钱兄心手已应，境界已熟，至此未及半个时辰矣。

雕塑，琢、刻为减法，塑、贴为加法，而加减共存共享，三代已然。塑至秦朝，写生功夫，惟妙惟肖。刻石汉代，不求形似，神变万状。魏晋雕刻，佛像东传，曹衣出水。及至唐宋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

然近百年雕塑又盛，加减之外，另有机械、光电助之，不以艺、技为胜，反以怪、奇为胜，所谓没有人是艺术家，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。余与钱为常相往来，颇感其雕塑作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，虽留洋习艺，却不为眼花缭乱之形式观念所动。钱氏作品，承中西之法，有国人之致去其纤，有俄人之雄去其犷。其艺术前程不可估量也。